

作家文庫系列

評紅樓夢真相

來同榮 著

飛天文藝出版社



评红楼梦真相

来向荣 著



飛天文藝出版社

版權所有・侵權必究

書 名：評紅樓夢真相

著 者：來向榮

出版者：飛天文藝出版社

FEITIAN LITERARY ARTS
PUBLISHING HOUSE

地 址：新界將軍澳魷魚灣村 64 號

No. 64 Yau Yue Wan Village,
Tseung Kwan O, New Territories

規 格：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張：4 字數：100 千

印 數：1 —— 1000 冊

版 次：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國際標準書號：ISBN978-988-16627-4-3

定 價：28.60 元（港幣同價）

主 編：楊少林

副主編：李 勇 張宏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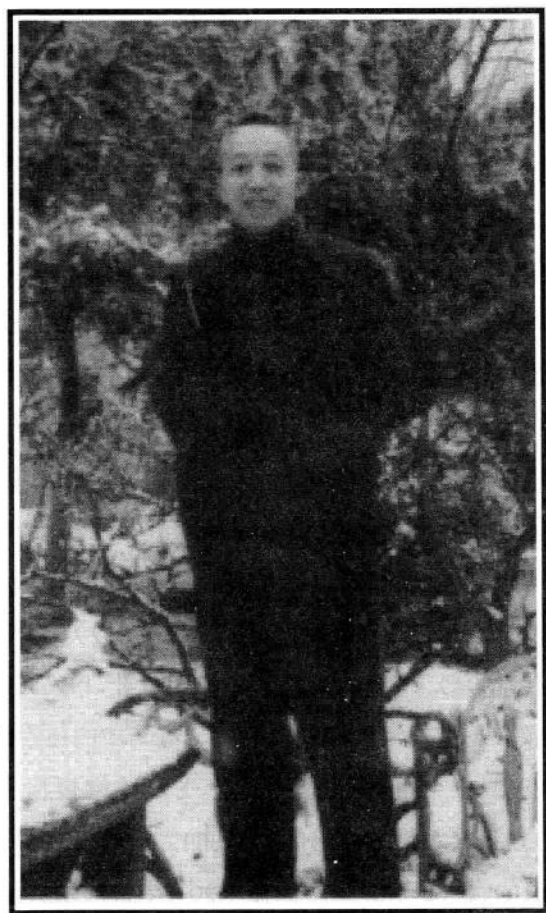
編 委：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

閆 芳 何曉光 杜鋒義

周秀賢 周文光 林 楊

鄭小軍 張志建 胡鐘曉

熊 剛



作者像

作者简介

来向荣：男，汉族，四川自贡人。1937年3月生于贡井。先后毕业于自贡育材小学、自贡旭川中学、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。1980年1月调入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，1990年评副教授职称，1998年2月退休。发表数学论文70余篇，其中38篇结集为《高等数学通报》概率论专辑，2001年由《高等数学通报》编辑出版。编有《简明概率论教程》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01）、《随机过程讲义》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01）等。1984-1987年在甘肃文学月刊《飞天》发表诗词20余首。著有诗词集《飞天集》（香港讯通出版社，1992）、《蹈海集》（广西民族出版社，1995）、《天海吟稿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4），诗文集《落叶归根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3）、《红边琐记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8）、《学步集》（香港时代作家出版社，2012），散文集《儒法集》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，1992）、《我的大学》（海风出版社，1994）、《梦幻集》（海南文艺出版社，1996）、《律诗中的孤平和拗救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6）、《绝句中的孤平和拗救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8）、《山山黄叶飞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8）、《楼边琐记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09）、《梦边琐记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10）、《再论近体诗中的孤平》（香港银河出版社，2011）等。

目 录

一 清朝不禁悼明之亡.....	1
二 清朝不禁桃花扇.....	2
三 清朝不禁咏史可法.....	3
四 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.....	4
五 红楼梦真相.....	5
六 结束语.....	120
参考文献.....	121

一 清朝不禁悼明之亡

清朝对各种形式的复辟作乱活动，包括假借朱三太子名义的复辟作乱活动，是坚决镇压的。但是，清朝不一般地禁止悼明之亡。1644年，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，明朝廷如鸟兽散，崇祯帝自缢，明亡。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清军的口号是“为尔复君父仇，非杀尔百姓”。多尔衮进北京后，传令为崇祯帝设位哭临三日。移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，遣官祭祀。遣官祭孔子。顺治帝封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允植，仍袭封衍圣公，兼太子太傅。多尔衮传檄，称：“予闻不共戴天者，君父之仇”，“大清皇帝义切同仇”，“非有富天下之心，实有救中国之计，咨尔河北河南江淮之间诸勋旧大臣、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，或世受国恩，或新膺异眷，或自矢从王，皆怀故国之悲，……其有不忘明室，辅之贤藩，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，……予不禁汝。”多尔衮致书史可法，称：“国家之抚定燕都，……非取之于明朝也”。史可法答书云：“贵国笃念世好，兵以义动，万代瞻仰，在此一举，……伏乞坚同仇之谊，全始终之德”。著名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《圆圆曲》云：“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，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“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”，“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，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”。诗篇斥责李自成起义军，讥讽吴三桂，悼明之亡。对崇祯帝之死，诗篇谓吴三桂六军缟素恸哭，谓在哭罢君亲之后，吴三桂再同陈圆圆相见。康熙帝是怎样评价吴伟业诗的？他是否认为吴诗悼明之亡不当？康熙帝《题〈吴梅村集〉》云：

梅村一卷足风流，往复搜寻未肯休。
秋水精神香雪句，西昆幽思杜陵愁。

裁成蜀锦应惭丽，细比春蚕好更抽。

寒夜短檠相对处，几多诗兴为君收。

康熙帝高度评价吴伟业诗集，不以其悼明之亡为非，认为“西昆幽思杜陵愁”是优秀的文学传统，心向往之。康熙帝在南京，谒明孝陵。乾隆帝游长陵，惜其破败，下旨修缮，谓成祖之事，虽非他所景仰，但毕竟是前代帝王。此石碑立于北京德胜门至明十三陵的路上。对定陵，乾隆帝也作过修缮。清朝并不把明朝的痕迹抹去。清朝为明朝修《明史》，聚集了大量学者名流。清朝不认为人民对明朝的记忆是犯罪，不认为人民的故国之思是犯罪。有什么必要把这种思想用千奇百怪、讳莫如深的方式隐匿起来？有什么必要把这种思想和情怀用《红楼梦》的方式隐匿包藏起来，让人们去索隐？^①说是牵强附会之辞，难以成立。

二 清朝不禁桃花扇

袁枚诗说，“一代正宗才力薄，望溪文集阮亭诗”。望溪指方苞，阮亭指王士禛。在一代正宗望溪之文阮亭之诗被讥为才力单薄之际，戏曲大家洪昇和孔尚任异军突起，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成为照耀当时文坛的双星，人称南洪北孔。

《桃花扇》于1699年脱稿。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康熙帝派内侍向孔尚任索《桃花扇》稿本，孔从张平州家觅得一本呈上。第二年，孔尚任因一件疑案罢官。《光明日报》1954年5月24日发表马雍的《孔尚任及其桃花扇》，认为孔尚任罢官，“很可能和《桃花扇》的脱稿有关”，乃是推测之辞，并无实证。如果《桃花扇》是反书，孔尚任怎敢上呈康熙帝？康熙帝阅后，并未治罪。孔尚任离京返曲阜时，大兴王源写序送他，说：“先生以文章博雅重于朝，羽仪当世”。孔尚任活到七十高龄，去世前十年，《桃花扇》刻板刊行，清朝不禁桃花扇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七，第四十一条云：“明季秦淮多名妓，

柳如是、顾横波，其尤著者也。俱以色艺受公卿知，为之落籍。而所适钱龚两尚书，又都少夷齐之节。两夫人恰礼贤爱士，侠骨稜嶒。閻古古被难，夫人匿之侧室中，卒以脱祸。厉樊榭诗云：‘蛾眉前后皆奇绝，莫怪群公欠致身’，较梅庚‘蘼芜诗句横波墨，都是尚书传里人’之句，更觉蕴藉。”乾隆朝重要诗人张问陶《读〈桃花扇〉传奇偶题》云：“竟指秦淮作战场，美人扇上写兴亡。两朝应举侯公子，忍对桃花说李香？”可见，清朝人不以谈论南明故事为非，不以议论《桃花扇》为非，这种谈论、议论没有危险。有什么必要用《红楼梦》的方式把桃花扇隐匿包藏起来，让人们去索隐？(1)说是牵强附会之辞，不能成立。

三 清朝不禁咏史可法

仅举一诗一联，以见一斑。

蒋士铨《梅花岭吊史阁部》

号令难安四镇强，甘同马革自沉湘。
生无君相兴南国，死有衣冠葬北邙。
碧血自封心更赤，梅花人拜土俱香。
九原若遇左忠毅，相向留都哭一场。

张尔荃《史可法墓》

数点梅花亡国泪；
二分明月故臣心。

试问，可以直接吟咏的对象，有什么必要用《红楼梦》的方式隐匿包藏起来，让人们去索隐？(1)说，贾宝玉在水仙庵井边祭悼的亡人是史可法，龄官画蔷画的是史可法，过于牵强附会，难以成立。

四 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

明朝的建立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。但是，在发展的进程中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，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，丧失自己存在的权利，丧失自己的合理性。明朝的灭亡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。满人也是中国人，也有在中国建立政权的权利。中国各民族之间，平等的联合和合作是正确的，相互歧视和压迫是错误的。对清朝实行的圈地、剃发、扬州十日、文字狱等恶政暴行，应当坚决谴责。对清朝在民族融合、弘扬华夏文明方面的努力和贡献，不仅不应当抹煞，而是相反，应当充分肯定。明清之际的历史，只从汉满王朝更替去观察，是小的视角，小的格局；从中国各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去观察，才是大的视角，大的格局。明之亡，不是中国之亡，不是华夏文明之亡。清朝属于中国历史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野蛮战胜腐朽的文明，并对之注入活力，乃是历史的规律。征服者被征服者的更高级的文明所征服，被征服者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因注入活力而焕发生机，在历史中并不鲜见。清朝是中国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产物，应当从中国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大格局中阐明。清朝的康雍乾时期，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高度。诚然，历史的进步，是在改朝换代中，以许许多多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、污秽、屈辱为代价的，胜利者的酒浆是用人头做酒杯来品尝的，但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常态，并非为明清之际所独具。清朝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，有成就，也有其局限。马克思说：“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，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，任务本身，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，才会发生。”当时，还不可能提出彻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任务，不应苛求。对清朝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的贡献，应予肯定。认为明之亡就是华夏文明之亡，否定清朝属于中国历史，否定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是狭隘的、片面的、不正确的。1840年以后，清

朝把中国引向灭亡，革命家蔡无培从《红楼梦》中看到排满，不足为怪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的历史观实现了从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到“五族共和”的转变。今天，我们应当有更广阔的胸怀，更恢弘的气度，更客观的立场，更正确的态度。

五 红楼梦真相

靖藏本《石头记》对贾蔷有眉批：

“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才一旅；项籍用江东之子弟，人惟八千。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！江淮无涯岸之阻，亭壁无藩篱之固。头会箕敛者，合从缔交。锄耰棘矜者，因利乘便。将非江表王气，终于三百年乎！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軋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呜呼！山岳崩颓，既履危亡之运，春秋迭代，必有去故之悲。天意人事，可以凄愴伤心者矣！”

大族之败，必不致如此之速，特以子孙不肖，招接匪类，不知创业之艰难。当知‘瞬息荣华、暂时欢乐’，无异于‘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’，岂得久乎？戊子孟夏，读庾子山文集，因将数语系此。后世子孙，其毋慢忽之！”

小说中有关贾蔷的一段文字如下：

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。原来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，并聘了教习，以及行头等事来了。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，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，另行修理了，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。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——如今皆已皤然老妮了，着他们带领管理。就令贾蔷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，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帐目。

其中，在“如今皆已皤然老妮了”处，有夹批：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，所谓此是末世之事也。

这表明，虽然当时贾府热闹非常，准备迎接元妃省亲，如同“烈

火烹油，鲜花着锦”一般，但毕竟已是百年贾府的末世。这种末世之感，与“凡鸟偏从末世来”，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，同一感慨，暗寓元春其实也并非真凤，不过是一只凡鸟，暗寓元春同探春一样，虽然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，也不能免于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。这种“瞬息荣华，暂时欢乐”的深邃哲理，当然不是贾蔷等子孙能够领悟的。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，欢天喜地，热闹非常。批者认为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，对后世子孙进行教育，警醒他们。批语的重点，在“大族之败”以下一段，归结于末句“后世子孙，其毋慢忽之”，可谓画龙点睛。批语前段引自庾信《哀江南赋序》，辞句警人，精心动魄，将兴亡盛衰之理，说得十分透彻，十分精辟。庾信的兴亡哀感，批者深以为然，但不表明批者认为贾府的末世即明朝的末世，贾府的兴亡即明朝的兴亡，更不表明《红楼梦》写的是明朝的末世，明朝的兴亡。宁荣二公是清朝的开国元勋，批者感叹大族之败、子孙不肖，怎会是要子孙去反对清朝、恢复明朝？批者读庾子山集，将其警句系此，怎会是要贾蔷等子孙去反对清朝、恢复明朝？

第一回，针对言及香菱的“有命无运，累及爹娘”之语有脂批：

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？屈死多少忠臣孝子？屈死多少仁人志士？屈死多少词客骚人？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，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，况天下之男子乎？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，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，则知托言寓意之旨。谁谓独寄兴于一“情”字耶？武侯之三分，武穆之二帝，二贤之恨，及今不尽，况今之草芥乎？家君父事有大小之殊，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。知运知数者必谅而后叹也！

(1)称：对香菱一个丫环身份的弱女子作如此震撼人心的政治性的批语，竟使她与岳飞、诸葛亮相提并论，能不令人惊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，批语中是将英雄、忠臣孝子、仁人志士、词客骚人、闺阁裙钗同等看待的，有何可惊诧之处？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，为《红楼梦》中振聋发聩之言，令人一新耳目。出身、身份、民族、性别之类，不是评价人的尺度。评价一个人，是看他的品格和品质，是看他做些什么，看他在实践中是一个怎样的人。香菱咏月云，“精华欲

掩料应难，影自娟娟魄自寒”，不但词句警人，馥香满口，也是她的自我写照。她不但属于批语中的闺阁裙钗、词客骚人，就是忠臣孝子、仁人志士，她也当之无愧。怎能因为她的身份是丫环，就认为她不能同岳飞、诸葛亮相提并论，感到莫名惊诧？晴雯是丫环，贾宝玉祭晴雯的《芙蓉女儿诔》云：“高标见嫉，闺帏恨比长沙；直烈遭危，巾帼惨于羽野。”用贾谊、鲧比拟晴雯，同用岳飞、诸葛亮比拟香菱，是一致的。(1)没有领悟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的真谛，没有进入《红楼梦》之魂。

(1)的前言是提纲挈领的总论，在这篇总论中，认为香菱是丫环，惊诧于将她同岳飞、诸葛亮相提并论，可是，到了第21页，第67页，又笔锋一转，说香菱肯定是指湘灵，即娥皇、女英。娥皇女英非同小可。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至今令人遐想。“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”，至今令人仰慕。湘灵同岳飞、诸葛亮相提并论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是，娥皇、女英同脂批定其终身的八字真言“有命无运，累及爹娘”贯通不了，同脂批中“屈死”之言贯通不了。

(1)第67页又说，香菱改名秋菱，说明湘灵已不存在——即华夏已亡。又引伸，说香菱的本名应怜，是惋惜南明之亡。

这种论述方法，非常肤浅，非常幼稚，举一即可反三，信手即可拈来，立竿即可见影，出成果，在方法论上是不入流的。不妨即兴谈点体会，谈点感想。

贾宝玉是怜惜关怀香菱的。香菱的漂亮裙子被水打湿了，污染了，十分难为情，十分着急，宝玉用心良苦地为之解困，让袭人为香菱替换裙子。为此，宝玉深感欣慰，认为自己为可怜可惜的香菱尽了一点心。贾宝玉《怡红快绿》云：

深庭长日静，两两出婵娟。
绿蜡春犹卷，红妆夜未眠。
凭栏垂绦袖，倚石护青烟。
对立东风里，主人应解怜。

主人就是绛洞花主，也就是绛洞花王。绛者，红也，朱也，明也，绛洞花王也就是明王。王者，亡也，明王也就是明亡。应解怜即应怜，应解怜也就是真应怜、甄英莲。主人应解怜，也就是明亡真应怜。所以，贾宝玉此诗是假借英莲真应怜，来说明亡真应怜的。真事隐，明亡的真事隐去了。假语存，贾宝玉怜惜香菱的假语存留下来。

《红楼梦》是风月宝鉴，读者千万不能正照，只能反照啊！

试问，这种论述方法有什么科学性可言？用这种论述方法得到的结论有什么意义？

(1)第133-134页说，“明亡于清，华夏历史中断了”，“桂王可视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，而明朝又是华夏最后一个朝代，因此桂王就是华夏最后一位皇帝”。这样看待中国历史，是狭隘的、片面的、不正确的。
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南明是小的格局，小的气象。史可法等人的抗清斗争，是可歌可泣的，表现了崇高的气节。不以成败论英雄。人民至今尊崇景仰他们。游览史可法墓的人，都会低回吟咏“数点梅花亡国泪，二分明月故臣心”，徘徊留连，不忍舍去。特别是，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，乃是中国的雪耻之举，彪炳史册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，值得大书特书。但是，评价历史，不能以道德为依据，单有道德的义愤是不够的。评价历史，要看大趋势，要看历史的规律。明之亡，不是华夏之亡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清朝是一个重要的朝代。南明的桂王，当然不是华夏最后一位皇帝，华夏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清朝的宣统帝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清朝的康雍乾时期表现出大的格局，大的气象，体现着历史的大趋势，体现着中国各民族从冲突到融合的历史必然性，不是南明朝廷的狭小格局能够比拟的。《红楼梦》就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事物。它不是寄托南明之亡，它是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集大成之作。《红楼梦》对情的描写，不是肤浅的描写，而是蕴含对情感、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深层思考和深层感慨，既表现了儿女之情，也表现了更宽广的社会情怀、人文关怀，为许多名家赏识。梦觉主人

说：“日用事物之间，婚丧喜庆之类，俨然大家体统。事有重出，词无再犯。其吟咏诗词，自属清新不落小说故套。言语动作之间，饮食起居之事，竟是庭闱形表。语谓因人，词多彻性。”舒元炜说，“谱华胄之兴衰，列名媛之动止，匠心独运，信手拈来，情口乎文，言立有体，……迹其锦心绣口，联篇则柳絮团空，泊乎谲波诡云，四座亦冠缨索绝，……伊昌黎之记画，杂曼倩之答宾，……羊叔子岷首之嗟，于斯为盛，盖次公仰屋之叹，良不偶然。”《红楼梦》客观上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，也有对未来、对理想的呼唤。陈蜕《列石头记于子部说》说：“《石头记》一书，虽为小说，然其涵义，乃具有大政治家、大哲学家、大理想家之学说”，“其于谈论，则更举数千年政治、学说、风俗之弊，悉抉无遗”，“论文臣死谏、武将死战一节，骂尽无爱国心之一家奴隶；论甄宝玉一节，骂尽无真道德之同流合污；论禄蠹则恨人心齷齪也；论八股，则恨邪说充塞也；论雨村请见则恨交际浮伪也；于秦钟则曰，‘恨我生于公侯之家，不得早与为友’，恨社会不平也；于贾环则曰，‘一般兄弟，何必要他怕我’，恨家庭不平也；于宝琴则曰，‘原该多疼女孩儿些’，恨男女不平也；接回迎春之论，恨夫妇不平也；与袭人论红衣女子事，恨奴主不平也；闻潇湘鬼哭，则曰，‘父母作主，你休恨我’，叹婚姻不自由；贾政督做时艺，则曰，‘我又不敢驳回’，恨言论不自由。至其处处推重女子，亲近女子，则更本意全揭，见得生今之世，保存大德，庶几在此。故曰，‘怎么一嫁男人，就变的比男人更可杀’；又曰，‘我生不幸，琼闺绣阁之中，亦染此风’。真有遗世独立之概。……抗手老庄，突驾董杨足矣。”

明之亡，不是华夏文明的灭亡。清朝对华夏文明，既有继承，也有开拓。否定清朝对华夏文明的贡献，是不正确的。清朝康雍乾时期的代表作《红楼梦》，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扬光大之作，把华夏文明推上了新的高度，开辟了华夏文明的新境界。把《红楼梦》解为悼南明之亡，不符合《红楼梦》的实际，也把《红楼梦》的意义看得太小了。

(1)说，贾宝玉的《姽婳词》是激烈的反清篇章，又说，曹雪芹是

否利用小说故事反清，答案是肯定的。(1)对“黄巾”、“赤眉”的解释是：“指称‘流贼’名号用‘黄’用‘赤’，一个‘清(青)’字不就呼之欲出了吗？更何况清兵又是按黄、白、红、蓝等旗色进行编制的。”问题是：在清朝，要表述一个女子死于清军之手，有没有必要用这种隐讳曲折、高深莫测的方式？乾隆朝三大家之首的袁枚，著有《随园诗话》，为清代有影响之作，《随园诗话》卷一第五十一条云：

“本朝开国时，江阴城最后降。有女子为兵卒所得，绾之曰：‘吾渴甚，幸取饮，可乎？’兵怜而许之。遂赴江死。时城中积尸满岸，秽不可闻。女子啮指血题诗云：‘寄语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。’”

此条所揭，是清朝开国的大疮疤，是清军正规大部队在江南的暴行。清朝未将这种明目张胆的揭露，定性为激烈的反清文字，不认为袁枚利用诗话笔记反清，加以取缔，清朝会追究《红楼梦》中虚拟的一段林四娘同流寇“黄巾”、“赤眉”的战斗故事，将之定性为激烈的反清篇章，并确定曹雪芹利用小说故事反清，加以取缔吗？前者轻而易举，后者迷雾重重，千回百折，深文周纳，为什么舍易求难？关于林四娘的记载，说法不一，有说不幸早死的，有说因救父但父亲怀疑其贞节，四娘为表明清白而上吊自杀的，有说死于同李自成军的作战，有说死于同一股清军的作战。就算(1)力排众议，考证出林四娘死于同一股清军的作战，又会如何？这种小规模作战，同清军正规大部队在江南屠城，使“城中积尸满岸，秽不可闻”相比较，是小巫见大巫。袁枚所记女子啮指血所题诗句“寄语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”，赞美殉难之人，殉难者中，当然有大量不屈战死的。林四娘故事同袁枚所记相比较，孰轻孰重？清朝避重就轻，放过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，而坐《红楼梦》中林四娘故事以大逆之罪，怎说得通？(1)说，姽婳是鬼话，姽婳词是鬼话词，姽婳将军是鬼话将军，林四娘有无其人，林四娘故事有无其事，并不重要，它说，小说家之言，不能绳之以正史或强求其符合野史，它的目的，是肯定《姽婳词》骨子里的激烈的反清，肯定曹雪芹利用小说故事反清。根据何在呢？根据是：从黄巾、赤眉的黄、赤，呼唤出青字，从清兵编制的